

“至人”在《庄子》中是一个有趣的存在。

《逍遥游》中说：“至人无己”。这就引发了一个争议：人人都能逍遥吗？ 观点大抵是两派：（1）人人都能逍遥，适性即为逍遥（郭象）。（2）至人才能逍遥，小知不及大知，有待不及无待。

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首先要搞清楚庄子为何要引入“至人”这个概念，庄子不应该是“齐物”的吗？在《齐物论》的如下片段中或许

可以找到答案：

啮缺问乎王倪曰：“子知物之所同是乎？”曰：“吾恶乎知之！”“子知子之所不知邪？”曰：“吾恶乎知之！”“然则物无知邪？”曰：“吾恶乎知之！虽然，尝试言之：庸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？庸詎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？且吾尝试问乎女：民湿寝则腰疾偏死，皦然乎哉？木处则惴栗恟惧，猿猴然乎哉？三者孰知正处？民食刍豢，麋鹿食荐，螂蛆甘带，鸱鸦耆鼠，四者孰知正味？猿獼狙以为雌，麋与鹿交，鳅与鱼游。毛嫱丽姬，人之所美也；鱼见之深入，鸟见之高飞，麋鹿见之决骤，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自我观之，仁义之端，是非之涂，樊然淆乱，吾恶能知其辩！”啮缺曰：“子不利害，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？”王倪曰：“至人神矣！大泽焚而不能热，河汉沍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、飘风振海而不能惊。若然者，乘云气，骑日月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，死生无变于己，而况利害之端乎！”

文中庄子借王倪之口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：“自我观之，仁义之端，是非之涂，樊然淆乱，吾恶能知其辩！”而下文给出至人的观点：“死生无变于己，而况利害之端乎！”这是个有趣的现象：庄子的“齐是非”分明是在阐述至人的理念，但庄子本人却偏不肯以至人自居，反而与至人划清界限。其原因并不是庄子的谦虚，要知道，“至人”这个概念，恰是庄子的一手好牌。面对“齐是非”这个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是非”的诘难，庄子是完全不必回避的，他只需说：“我又不是至人，我当然也是处于是非之中的，至人他当然是逍遥的，和我庄同的有是非言论有什么关系？我不过试图用我片面的语言来描述至人罢了。”这一招是相当的聪明，要论述齐是非，则不齐是非是必由之路，而庄子划清界限的好处在于，他能把思想中逍遥的内核归功于至人，而言论中不逍遥的外壳归咎于自己，既然庄子不是至人，那么庄子便可不讲武德地去划分至人和凡人、去批判孔墨、去道本不可道的道，而无伤于至人，至人那里才是真正没有是非，也不区分至人凡人地。这样道虽不可道，但他却以不道的方式把道给代言出来了。

这样对于开头的问题，我们自然就有了答案：在凡人看来，只有至人才能逍遥的，作为凡人的我们（包括庄子），自然可以不讲武德地加以划分，这应当是《逍遥游》的本意；而在至人看来，人人都可以逍遥，甚至无所谓至至人，道不逍遥。郭象似乎是本着维护武德的意思，对庄子的话进行附会，反而辞不达意，说到阶级固化的路子去了。